

监狱里的 泪和爱



- 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 辽沈书社

913403

0412

33913

0412
33913

监狱里的泪和爱

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辽 沈 书 社

1989年·沈阳

监狱里的泪和爱

Jianyuli de Lei he Ai

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 编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9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6/8

印数: 1—1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刘中平 责任校对: 寄 萍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顾 季

ISBN 7-80507-051-2/I·25

定 价: 3.25 元

主编：张剑秋

李 芳

编委：关桂声

卢云龙

蔡 发

王 新

序

人犯了罪，被送进高墙电网的监狱，在这个小“世界”里，他们怎样生活？他们还有什么期望与企求？又有什么忧虑与困惑？他们有什么痛苦与难题？还有没有激情与欢乐？社会怎样看待他们？亲友怎样对待他们？特别重要的是，负责改造教育他们的劳改工作干警又是以什么样的感情和方法管教他们？这无疑是没有踏进过监门的人们很想知道的。

沈阳劳改分局编辑出版了这本《监狱里的泪和爱》，以书中主人公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向人们叙述了在社会主义监狱里所发生的一个个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反映了高墙电网内的特殊生活。读完掩卷，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被社会视为“洪水猛兽”，或心灵空虚，或性情粗野，或贪婪无耻，或愚昧冷漠的人，到监狱里却怎生出这样一颗颗爱心呢？奇耶？怪耶？其实，既不奇，也不怪。因为他们的变化，正是我们监狱的功能所在。

社会主义的监狱是以改造和转变犯人的思想

及本性为最终目的的。我们的劳改工作干警们为了把犯罪者从人格误区里拉出来，依靠党的劳改政策，把监狱办成了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使这些昔日的浪子，在这里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转变思想，增长知识，掌握本领。为了使他们已经干涸、枯萎的心灵重新复苏，劳改工作干警们如同父母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患者那样，把自己的爱化作雨露甘霖，去滋润他们的心田。当然，社会各界向他们伸出挽救之手，家庭亲友含泪的期待与呼唤，这都是使他们摒弃偏见、痛改前非的外力。

这本小书出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的监狱，了解党的劳改政策，了解昔日犯罪而今天正在服刑改造的犯人是在怎样的生活，更主要的是，期望读者了解一下，一个个犯罪者的心灵轨迹和他们脱胎换骨的艰难，从而，一旦在你身旁遇有这样的人，你不是歧视他、躲避他，而是亲近他、鼓励他，使他和我们一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孙世军

89.6.30 于沈阳

目 录

序.....	张铁军 (1)
妈妈.....	宗 业 (1)
毛毛雨轻轻地下着.....	邢 运 (7)
岁月作证.....	尚 秉 (14)
妹妹的嫁妆.....	李 金 (26)
悲欢离合.....	商 笠 (30)
附：祝福你们，带回去永远的微笑	(38)
女儿的心.....	刘 纲 (40)
附：第二劳改支队干部家访手记（摘录）	(45)
为了一个生命.....	郝 良 (50)
晚开的并蒂莲.....	李松良 (58)
一路春风.....	叶 青 (66)
玉蝉山下的红丝线.....	辛 华 (71)
附：玉蝉山飞来的喜讯	(77)
希望之光.....	吴忠英 (78)
理想在脚手架上.....	章纪邦 (87)
悠悠妻子情.....	柳 新 (92)
飘雪花的除夕夜.....	马春良 (100)
小纸包里的巧克力糖.....	汪维阳 (107)

双鹿河流出的故事·····	苗春秀 (114)
来监狱里相女婿的姑娘·····	沈又新 (130)
脚 印·····	安桂荣 (140)
四川来的姑娘·····	沈 均 (155)
草莓啊，草莓·····	金 松 (163)
童心·····	张 吉 (176)
妹妹·····	王维松 (181)
未来从这里起步·····	岑 刚 (189)
收获在于耕耘·····	姜英纯 (204)
老 师·····	田 林 (211)
爱，没有围墙·····	石 孝 (217)
附一：佳期之前·····	马 力 (221)
附二：新婚夫妇、姥姥、哥儿们 ·····	马孟昭 (226)
崛 起·····	柳 音 (231)
我脚下的路·····	程焕平 (243)
吃百家饭的孩子·····	应存纲 (257)
从“白字先生”到大学生·····	李惠文 (265)
一个孤儿和他的家·····	王成刚 (276)
殷殷热血悠悠情·····	孟令春 (287)
展开奋飞的翅膀·····	柳春江 (294)
后记·····	(303)

妈 妈

宗 业

晚了！太晚了！我明白得太晚了！我还有一个就要出监了，但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再也见不到我那白发苍苍，劳累一生的妈妈了，再也见不到为我操碎了心、就盼着我出监后能看我一眼的妈妈了。妈妈，您这最后的一点希望，也随着您至死不肯闭上的眼睛暗淡了，消失了！

不该失去的为什么失去得那么快？而应该来到的却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

妈妈，我有满腹的话要对您说，可是现在，您一句也听不见了！永远听不见了！妈妈……

我是在妈妈温暖的怀里长大的，可我只享受着妈妈的慈爱，却不知道妈妈为我受的痛苦。我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妈妈有腰腿痛的病，有一次，姥姥给我妈妈拔火罐，我凑到跟前去看，姥姥说：“你还看啥？不就因为你得上这病吗？”

我说：“我怎么的了？”

姥姥说：“那年伏天，天太热，你在炕上睡得满头大汗，傍晚时起风了，你妈怕吹了你，就坐在窗台上纳鞋底，用身子给你挡风，结果坐下了这个腰腿痛的病根……”

从那以后，我每次看见妈妈干活累了，站在那里用拳头捶腰，我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妈妈脸色煞白，喘吁吁的坐在小板凳上吃馒头，身边放着一大盆刚洗完的衣服和被衬。她一见我回来，就把馒头掰下一半给我，我说：“妈妈您吃吧，看您都累坏了。”

妈妈说：“我吃饱了。这半拉你吃吧，碗柜里还有两个馒头，你也吃了吧。”

我吃完馒头，到外屋去舀水喝，一转脸看见妈妈正脸对着墙大口大口吃着糠菜团子。我忍不住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大哭起来。妈妈看看我，笑着摸着我的脑袋说：“只要你好好念书，妈吃糠咽菜心也甜。”

人们都把“文化大革命”叫作“十年浩劫”，真是浩劫的十年啊！刚学过“人之初”的学生不念书，硬要停课闹革命，黄嘴丫的毛孩子懂得什么叫革命，弄来弄去我们的组织里混进了流氓小偷，戴着红卫兵袖标站在人群里掏钱包。一开头我看见他们往别人的衣兜伸手，吓得心直跳。他们偷来钱请我吃吃喝喝，我吃了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后来渐渐地混熟了，他们掏钱包，我给打掩护、接钱包。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掏钱包、耍流氓。尤其是我借“串联”的机会到各地流窜了一圈儿，回抚顺后从里到外完全变了，变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小痞三加“业余华侨”。妈妈又生气又伤心，流着眼泪劝我、骂我、打我，我好象鬼迷了心窍，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离开妈妈的身边就和“铁哥们”混在一起……

1968年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爸爸上夜班，我们全家都睡了。一阵当当的敲门声把我们震醒了。妈妈问：“谁呀？”外面的人说：“军管会的，请开门。”妈妈一听，坏了！准是儿子犯了什么事了，吓得哆哆嗦嗦地去开门。我稍一愣神，猛地一个高跳起来，掏出匕首，窜到窗前，一脚把窗户踹开就想往外跳。妈妈回身狠命把我拖住，怕我跑出去被打死……直到今天，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来，我心里还直发毛，妈妈当时真是救了我，不然，我很可能早就没有命了。

我被押在抚顺看守所里，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套行李和一堆日用品，可是紧接着天天不断，不是接到一块肥皂，就是接到一条毛巾……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妈妈送来的。她因为见不到我，就每天顶着北风到看守所门前转悠，想借着送一把牙刷或一卷手纸来和我说说说话。摸着那从妈妈手里传给我的东西，仿佛上面还留着妈妈的体温，我心里一揪一揪的，第一次流出了悔恨的眼泪。我太对不起妈妈了！

后来，我因流氓盗窃罪被“军管会”判处15年徒刑。在押往沈阳那天，我在临窗的座位上刚坐下来，火车就开动了。突然听见车窗外一声哭喊，我一抬眼看见妈妈在站台上象疯了似的向火车扑来，我吓得往前一扑，一头撞在车窗的玻璃上……

我入监以后，天天盼着妈妈能来看我，盼啊盼啊，一直盼了三个多月，春暖花开才在接见室里看到了妈妈。一见面，我都不敢认了，这是妈妈吗？脸上瘦得连眼窝都塌下去了，头发也白多了，坐在那里腰也显得更弯了。整

个接见时间里，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听妹妹在身旁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诉说着：那天在火车站，如果不是爸爸拽住了妈妈，她差点儿被火车轧死。回到家里，妈妈一头栽到炕上，病了三个月，这才刚能起床，走路还打颤，就硬逼着妹妹陪她来看我……

我看妈妈坐在那里，象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老淌眼泪，直到接见完了，妹妹扶着她刚往起一站，她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妹妹赶紧扭过脸去扶着她走了出去。

几天后，妹妹来信告诉我：“……那天妈妈一直不敢说话，她怕一张嘴就会哭出声来，两只手偷偷在桌子底下互相掐着，等从接见室出来一看，手背都掐破了……”

咳！我的妈妈呀！

1976年夏天，我病了，在新生医院住院。不幸就在这时候，我父亲病逝了，妈妈怕影响我改造，一直没有告诉我。丧事办完后，妈妈带着我姐姐、妹妹们，节衣缩食地把欠债还上了，因为姐姐没有工作，妹妹们都上学，她61岁了，还经街道介绍到区粮库去当临时工，成天拖着个病身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一家人。就这样，她还从身上省、嘴里抠地攒点钱，月月来沈阳看我。一天，妈妈和我大妹妹来接见，在新生医院门口看见一辆汽车拉出一口棺材，她吓得脸倏地一下变得煞白，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直瞪瞪地盯着那口棺材，嘴里不住地小声叨念：“是宗业吧！是宗业吧！……”汽车跑远了，她突然爬起来就问门口站岗的解放军：“刚拉出去的是我儿子吗？”把人家给问愣了。直到接见时看见我，妈妈的脸色才变过来。可当时她

一句也没提，后来妹妹写信给我，我才知道这些事。

妹妹的信上还告诉我：她和姐姐都上班了，她俩再三劝妈妈不要再去当临时工了，可是妈妈说什么也不听，对妹妹说：“趁我还有口气儿，我得为你哥哥攒几个钱，将来给他娶媳妇安家用……唉，我若能看见你哥哥娶妻生子，我死也瞑目了。”

妈妈呀，妈妈，每逢我想起这些事情，简直没有脸活了！哪管我对您稍微报答那么一点儿，现在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可我，给您的是些什么呀！

自从爸爸去世后，妈妈突然一连好几个月没来接见。我象预感到什么似的，总去信问妹妹，妹妹的回信又总是写得那么吞吞吐吐，叫我不放心。

这年下第一场雪那天，北风卷着雪花，飘飘摇摇地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我妹妹顶着风雪从抚顺赶到沈阳来接见，一见面，她一句话没说出来，哇地一声就大哭起来。我心里一凉，跌坐在椅子上，象傻了似地直瞪瞪地看着妹妹，嘴唇颤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见室的干部看我俩人精神失常，赶忙过来劝我妹妹，妹妹哭得浑身直抖，费了很大劲，才说出了一句话：“妈妈不在了！”我觉得耳边响了一个炸雷，脑袋嗡地一声，眼前一片朦胧，妹妹可能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我听起来就象隔得很远的，一句也听不清楚，从椅子上刚一站起，两腿一软，就倒在接见室里了……

过了三天，妹妹写来一封信，我才知道妈妈去世前后的情景：爸爸死后，妈妈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天早晨起

来，突然摔在床下，她心血熬干了，力量使尽了，再也起不来了。从我入监以后，她就不让别人扯日历，每天都是她亲手扯，扯一张就叨念一阵。临死前她下不了床啦，就让妹妹把日历拿下来，放在她枕头旁边，天天电灯一亮就扯一张，扯一张就哭一场，后来没有劲哭了，就攥着扯下的一张日历默默地淌眼泪。忽然有天早晨，妹妹看见妈妈的枕边有一堆碎纸片，她把剩下的两个多月的日历全扯碎了，手里还攥着几张没扯碎的日历睡着了。妹妹过去叫妈妈，才发现妈妈已经死了……

妈妈呀，妈妈，你一句话也没留下来，可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呀，你直到咽最后一口气，还是不放心我啊！妹妹的信上说：“哥，你别太难过，你快点回家吧，我们给你看着房子呢，你不回来，我们绝不走！……”妈妈留下的，姐姐妹妹成天看着的，岂止是三间旧房子，那是妈妈的心啊！那里有妈妈几十年劳累的脚印，有妈妈亲手抚摸过的门窗桌椅、锅碗瓢盆，有妈妈留下的伤心的泪痕，生命的气息和至死不灭的期望啊！……

现在，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出监了，就要回到妈妈养育我、爱抚我的那三间旧屋子里了，但，我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再也看不到妈妈头上的白发和笑着看我的眼睛了，再也听不到妈妈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小声说话的声音了。我也有一肚子话，多么想亲口说给妈妈听啊，我想告诉妈妈，“放心吧，妈妈，今后再也用不着你为儿子流着眼泪一张一张扯日历了，我懂得怎么做人了……”

妈妈呀，妈妈，您听得见吗？

毛毛雨轻轻地下着

邢 运

已经晚上八点了。刘队长锁上办公室的门，准备回家。

外面天幕低沉，下着毛毛细雨，隔着雨衣也觉得凉丝丝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传来两声鞭炮声，他愣了一下，啊，对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想到明天过节，家里爱人、孩子都在盼自己早点回家，他立刻加快了脚步。

劳改队门前，灯光通亮。一个被雨浇得湿漉漉的小孩，正站在大门前不远处往里望着。

“小家伙，这么晚了，天又下雨，在这干啥？”

小孩看了看这位上了年纪的警察，稚气的两只大眼睛惊恐地闪着光。

“看看，都淋湿了，快回家去吧。”刘队长摸着小孩湿淋淋的头发，亲切地说。

“我，我要看我爸爸。”小孩悲戚地说。

“看爸爸？你爸是干啥的？叫什么名啊？”

“我爸叫马进财，是这里的犯人。”“啊！”这可不是一个平常贪玩的孩子，是犯人家属啊！刘队长马上重视起来：“要看爸爸得按规定来接见，你怎么不和大人一块

来，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了。”小孩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你和谁来的呀？”

“我自己。”

“你在哪住啊？”

“在法库县姑姑家。”

“法库，你一个人从法库来的？”

“嗯，我走了好几天了。”

刘队长的心一颤，一股苦涩的滋味涌上心头。他在监狱工作了这么多年，见到过多少人家的悲欢离合，可是面前这个小孩还是深深地搅动了他的心。“你几岁了？”

“十岁。”

“孩子，你饿了吧？”

小孩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刘队长赶忙蹲下身来，擦去孩子脸上的泪水。“别哭，才十岁，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来看爸爸，真不简单。今天太晚了，这里都已经下班了，我们明天再来看你爸爸，现在先到我家去吧。刘队长看到孩子的身子正在打寒战，急忙把雨衣打开，搂着小孩，顶着秋雨向家里走去。

一进家门，刘队长就喊：“快，来客人了。”老伴和孩子们都连忙过来看这位陌生的小客人。听刘队长一介绍，老伴心里也不好受，这么小就没妈，爹又不争气，孩子多可怜啊。“你叫什么名啊？”她一边问着一边端详着孩子，圆圆的脸，凸鼻梁，小嘴簿簿的，还有一双讨人喜欢的大眼睛。

“我，我叫马海。”面对屋里明亮的灯光、正播放着节目的电视机，以及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小海显得心神不定。

“来，快把湿衣服脱下来，晾一晾。”刘队长的老伴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来，让小海换上。

刘队长看孩子还有些犹豫，忙过来帮他换衣服，又对老伴说：“你快去给孩子做饭吧。”

小海这时才大胆地打量起这位好心的警察。望着他那花白的鬓角和可亲的面容，小海感到从心里往外暖和了，

“快来吃饭，饿坏了吧。”老伴端上大米饭和热气腾腾的炒菜，热情款待这个小客人。

小海看着满桌丰盛的晚餐，却不动手。

“吃吧，别客气，咱们一块吃。”刘队长给小海盛上满满一碗饭。

看着大盘的鱼、大碗的肉，小海满脸通红，硬是不吃，这可急坏了刘队长和老伴。

“孩子，咋不吃啊？”俩人一同问道。

“我不吃。我，我是回民。”

刘队长一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啊，赶快换菜。”

老伴也笑了，又连忙重炒一大盘鸡蛋，全家人围坐在小客人身边，边吃边唠起了家常。

小海两岁时，妈妈有病去世了，剩下爸爸带他过日子，哪想到不久爸爸又犯了法。5岁的小海和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过了几年，没等到爸爸回来，奶奶又故去